

## 第十三回 柳婆子歸家設計 丘石公偽寫情書

神鬼千般奸計，變態渾如魑魅，何處可提防？早是深閨聰慧。聰慧，聰慧，玉碗金瓶幾碎。

右調《如夢令》

不說江潮回去日夜相思，且說丘石公思量要害江潮，祇是不得其便；要把那飲酒宿娼的事情申向學院，又是眾友同知證見，說他不上。當日歸家，見了嫂子，妖妖燒燒，先向嫂子道：「姑娘吳衙去了麼？」弄兒道：「今早拉了潘娘娘，同到玄妙觀北寺裏燒香去了。」丘石公道：「如此正好了我們心事。」乃門上了房門，與弄兒做了一篇文章。剛了大結，柳婆已回來叩門。二人忙整衣裳，開了房門。柳婆久知此事，也是司空見慣，竟不問起。丘石公道：「姑娘出去燒香，曾會那張和尚、李道士麼？」柳婆笑道：「兒嘍，我是老人家了，怎比得你們後生家，來說這樣風流的話。」丘石公道：「卻不道女人入上方休哩！」柳婆道：「聞你做分頭，拉分子與江家小官人虎丘遺病，可有這事麼？」丘石公道：「正是有的呢！」柳婆道：「那小官人雪婆說他十分標致，果然生得如何？」丘石公道：「美是美的，祇是心地不端，他祇指望天鵝肉吃，昨夜席間，王妙娘要與他睡，他祇是不肯，暗自流淚。像是與吳小姐有帳的一般，不然怎麼這等相思得緊？」柳婆罵道：「天殺的，說這樣話！我家小姐住在深閨，也是我們這樣人家詐眼詐瞎，胡亂說得的？」丘石公道：「姑娘，你且細細尋思，有雪婆這個歪貨，或者牽引見面也未可知。雖未曾真個雲雲，風情卻是有的。」柳婆一聞「雪婆」二字，不覺咬牙切齒，連小姐也怪將起來，道：「兒，我做姑娘的活了許多年紀，並不曾受這樣毆氣。你說與我出氣，怎麼今日倒不題起了？」丘石公道：「我千般算計，那江小畜生十分乖覺，用盡心機，弄他不得，正在這裏要與姑娘計算。」柳婆道：「我祇恨那雪婆，與江家小官人又無宿怨。你是有讎，與我何乾？」丘石公焦躁道：「姑娘，你也是這樣不伶俐的！祇因雪老乞婆與他兩個通情，吳小姐為著他把雪婆好。姑娘，你不要出氣也罷了，若要出氣，不要說江小畜生，姑娘，你別怪我說，連吳小姐也不得乾淨哩！」柳婆道：「罪過！罪過！我這吳小姐，冰清玉潔，怎麼好說壞他！也不怕天理不容的麼？」丘石公道：「姑娘，大凡男女大了，自諳風情。必竟吳小姐曾與江小畜生在那裏會過，故此兩下有情。姑娘，你再去仔細想一想來。」柳婆道：「小姐自出娘胎，祇有三月十六日支硎山去燒香，也是雪婆撩撥他去。這日我也同在那裏，祇因人多擠散曉煙、非霧，他伴著小姐在東邊淨室中坐了半晌。難道此時有甚緣故？」丘石公拍手道：「是了！是了！江潮也是那日去支硎山還願的。我在你大侄館中，要同他去，他有些卻我之意，我不曾去得。你再記一記，可曾見一個標致學生子麼？」柳婆凝想了一刻，道：「我記得了！我同雪婆扶了小姐的轎，未進山門，在沿江大堤上。前面人煙擁擠著一個醉漢，那醉人舞將上來，剛值小姐的轎子與前面一肩轎子，坐著一個十四五歲的小官人，生得標致得緊，兩肩轎子交肩過去，擠了那醉人下水。小姐與那小官人劈面這樣一撞。」丘石公道：「原來如此。」柳婆道：「這小官人好心，拔金簪一枝，付與雪婆道：『我與府上轎兒擠下醉人，各出些鈔，僱人撈救起來方好。』雪婆也拔小姐金簪付他。因這醉人是別船上撈起來了，故此各換金簪，說姓名居址。也是雪婆穿珠點翠的主顧。是我不在心上，忘了他的姓名。這小官人雖然生得標致，卻是小小的童兒，祇恐不是吳家的對頭哩！」丘石公道：「怎麼不是！他與吳小姐曾說話否？」柳婆道：「小姐害羞得緊的，低著頭兒，氣也不出，祇覺臉上通紅，怎肯說話？比及到殿，又是虧這小官人來擠開一條路，小姐方得上前。霎時人來得猛，將我擠散了，後來尋著小姐，祇見小姐與雪婆鬥著門兒，清清坐下，並沒有一個人影兒。」丘石公道：「是了！是了！可惜小姐千金的身子，被那江小殺纏著了手也。」柳婆道：「難道江小官人是這般一個鉞小的？」丘石公道：「十五足歲的童子也不為短短了。就是吳小姐的身材難道倒長似他麼？」柳婆道：「一般長短，果是一對好夫妻！」丘石公道：「我卻氣他不過！如今要算他已有題目了。」柳婆道：「不可造次，待我去訪，設果真有此情，也不可壞了吳小姐名節。」丘石公道：「待我設計，試他一試，自有無窮妙處。」說完，竟走出門，定計去了。

原來弄兒與丘石公弄了半日，弄得辛苦了，睡在床上。柳婆當時喚女兒起來，叫他關上門兒，徑往吳衙去了。丘石公適值還在門前，隨了他一路叮嚀道：「我明日到來，你祇說不認得的。如此，如此。」柳婆應允而去，丘石公回來，仍與嫂子綢繆。有祇曲兒單道丘石公與嫂子綢繆之妙：

時刻不曾饒，恨當年，枉打熬，昔時拋擲青春好。今日呵，芳心似膠，芳魂暗銷。巫峰痴夢知多少？陣雲高，將軍戰馬，幾斷小蠻腰。

曲名《黃鶯兒》

丘石公明日起身，已是日高三丈，弄兒整些朝飯與他吃了。買了一張箋紙，又把紙兒起草，吟哦了半日。弄兒正要弄弄兒，祇見他吟哦不已，弄兒道：「叔叔今日做文章麼？」丘石公道：「不是，我是在這裏寫情書。」弄兒罵道：「短命的，寫與那個？」丘石公道：「從不曾見叔叔偷婆娘，要嫂子吃醋。我喊起來，看你如何？」弄兒打他道：「你喊我便打。」丘石公道：「你打我，我撞你一個頭拳。」弄兒道：「撞了進去怎好？」丘石公道：「撞進去你倒快活，祇是我要被人罵夾頭烏龜哩！」弄兒慫氣道：「可知你有了別人，今日故意冷落我了。」丘石公道：「嫂嫂，你是個乖人，怎麼相疑至此。料你叔叔身畔並無財物，相貌又不十分，祇有這陽王在此。用盡痴心，那個肯來上鉤？」弄兒道：「甚麼叫陽王？」丘石公道：「眾人裏邊祇有你叔子的物偉，故此進爵為王。」弄兒笑而不疑。

丘石公假江潮與吳小姐的書已草就了，祇說江潮相思病重，命在旦夕，他是江潮好友，央他去通信的。求得回書，便是把臂了。那丘石公心雖狠毒，設計雖巧，爭奈掙不出那兔穎上邊的靈事；就是偷得個秀才，不過將就支吾幾篇極爛時文，都是時人放的香屁，他便唧唧唔唔吃了幾千百個在肚裏。得了題目，便依草附木的慢慢撒將出來，他自己便認為筆彩驚天，萬言立就，別人看來，還要笑破了口哩。閑話住著，如今且說丘石公，假了情書，念與嫂子聽，真是不通。書上道：

薄命小丈夫江潮大病中拜與吳小姐嬌妻妝臺之上。為了支硎山擦轎子，扑著嬌妻的時節，小丈夫之此物登時的過意不去，思量要放在嬌妻香陰之內。慌忙趕到佛殿來，與嬌妻推開眾人，親近一時。已後要弄嬌妻，如隔萬里路程，山水之迢遙者也！雲乎哉！如今熬不過，嬌妻又不能飛將過來睡睡，熬出大大病來，即日要去見閻羅大王的老子了，你今日若為回書一封來，我看而死，我在閻羅王面前不說吳小姐出來；若是慢而不寫情書來，我薄命小丈夫死去，聲聲喚著那閻羅大王的老子。說道：「閻羅王爺，請早。」

嬌妻吳小姐，干而不干，江潮是為著他熬殺的呢！」咦，那閻羅大王的老子好怒氣哩，將案上拍了又拍，喝道：「哇！這妮子這等可惡，藏過陰物，熬死丈夫。」叫叫叫，叫十個怕人得狠的小鬼、二十個嚇殺人君的判官、三十個刀斧手、四十個大無常，鳴鑼打鼓，吹著叫子，聽聽堂堂，低低多多，大家執著雪亮的鋼叉，又在你們煙囪裏下來，祇消針大的一個洞兒。鑽進嬌妻房裏，扯開帳子，遂個個走將上床來，先要在你陰物上打望哩！一把頭髮扯將去，後面鋼叉、金瓜錘、雪白撥風刀亂搨將來，你敢強一強麼？到了閻羅大王面前，那閻羅大王還要把你的陰物相驗哩！今日速寫情書回復了我，我死去再不說你了。哀哉可傷！嬌妻，快寫，快寫！

丘石公一頭念，做許多手勢。又道：「嫂嫂，這一封書，這樣神妙的文字，嫂嫂為何笑倒？」弄兒道：「好是好的，祇覺念法不雅。」丘石公道：「女子極是怕鬼神的，故此把鬼嚇他。他一來愛著江潮，二來怕死，看了咱書，難道不寫麼？」弄兒道：「祇恐說了許多鬼兒，嚇壞了他。」丘石公道：「處女極是怕羞，我說要看陰物，他慌了，一發肯寫回書了。」弄兒道：「妙！妙！」丘石公手舞足蹈的道：「可惜，這樣出奇文字盡在別人名下去也。說不得了。此書一去，自然必有回書拿在手中，先詐千金，還要睡他一個足意，然後害他性命，有何不可？」欣欣然出門而去。有詩為證：

殺人猶可怒，情理最難容。

若得斯人首，將來下一鐘。

---

[返回 >> 吳江雪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